



我们学校的南边有一条河，左岸永远坐着一对对的情侣，而失恋的人则站在右岸。
于是就有这样的事，当坐在左岸的恋人发誓一辈子不离不弃的时候，对岸就传来扑通扑通的跳水声。

左岸发誓，右岸跳江

ZuoAn FaShi, YouAn TiaoJiang

胡嘉乐◎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国水常流”系列之7

左岸发誓，右岸跳江

ZuoAn FaShi, YouAn TiaoJiang

胡嘉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岸发誓, 右岸跳江/胡嘉乐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2

(温水煮青蛙)

ISBN 978-7-214-06088-4

I. 左…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7269号

- 书 名 左岸发誓, 右岸跳江
著 者 胡嘉乐
责任编辑 陈中南
特约编辑 赵晓慧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4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088-4
定 价 2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PART.....1

我总在看完一部小说之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文笔不错、思路清晰的写手，然后洋洋洒洒地写一篇“空前绝后”的“旷世奇文”。但每当我回过头来捧读自己的大作，却惊奇地发现，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性格，居然与之前拜读的小说惊人的一致。

我特受打击地问齐高依卓：“这算不算剽窃？”

齐高依卓特认真地说：“不算！你这顶多算默写！”

齐高依卓，这是个真名。她爸姓齐，她妈姓高，她浪漫的爸妈为表示他们是他们爱情的结晶，把两名制造者的姓同时给了她。又按着“棋高一着”这个寓意深刻的成语取了个盗版的“齐高依卓”。虽然字面不同，但喊起来依旧分外响亮。

齐高依卓也喜欢玩笔上功夫。她总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名字直愣愣地使用在她的小说里，性格或者发生的故事却与现实一点不着边际。

让我特别郁闷的是，身为她的同桌，在齐高依卓的小说里却连二号男主角都没有当上过。更辛酸的是我总在她的小说里充当跑龙套的

角色。她有时高兴，就让女主角齐高依卓甩着我玩几把。她万一不高兴，就把我们慈祥的班主任O设定成一个粗俗的女人，和我发生一段惊世骇俗的畸恋。

我们的O，庆幸不知道曾经被齐高依卓糟蹋过，依然对她宠爱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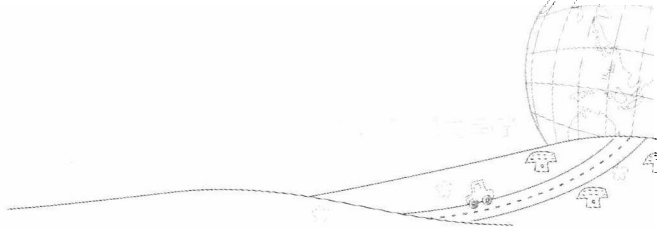
齐高依卓的小说里有一个叫吕太春的男人总是反复出现，然后和女主角反复做一些让现代人恶心反胃的事。齐高依卓自己称这个为“缠绵悱恻的爱情”。这个男生被齐高依卓赋予了让神鬼共愤的完美形象，仿佛此人一个微笑就有拯救世界的效应。但我还是觉得很别扭，直白地阐述了这个名字与小说形象不符，土得掉渣的事实。用稍快一点的语速念出来就成了“驴太蠢”。

齐高依卓用一种很不屑的态度将我的这种不屑忽略了，高昂着头甩给我一句：“你懂个屁！”

最终我还是在齐高依卓偶尔提及关于她过去的只言片语里懂了。现实里存在着的这个吕太春是齐高依卓的前男友。我当时很想见见这个在齐高依卓的小说里被描写得无比英俊潇洒浪漫迷人的吕太春到底有多么的英俊潇洒浪漫迷人。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偶然遇见吕太春，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文字是用来虚构一种意境的，虚构这种意境是为了蒙骗读者，而蒙骗成功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也许是因为我最终被齐高依卓甩了，而最终甩我的重要原因就是



吕太春。而且齐高依卓把他完美的小说形象烘托得太到位，可他自己呈现的现实真相太赤裸裸的残忍。于是，当我见到他时，我觉得他简直形象猥琐。后来再琢磨，我这么损一个让我失恋的人，其实是在贬低自己，心里就更加的不爽。而再后来齐高依卓说，她不用相貌来衡量爱情，又给了我继续嘲笑吕太春的心情！

真的长得相当猥琐。

我跟齐高依卓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齐高依卓没再写小说，她总逼我写。女主角一律是她，情节一律要煽情，而作为男主角的我，结局一律不是绝症就是失忆失聪或脑神经坏死。我极不情愿地写完以后，齐高依卓总是很给面子的一阵感动，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一直没有因为不公平的待遇造反过。

齐高依卓总是单纯地认为同桌间比较容易产生感情，她的举例说明是：吕太春是她初中的同桌，初恋是小学的同桌，而我很幸运地在高中时期做了她的同桌。

于是她总追问我初中有没有跟同桌交往过，我说我初中同桌是男的。

齐高依卓就继续追问：“有没有吗？”

齐高依卓的问题让我寒冷了很久，这样的朝夕相处都没有让她总结出我喜欢女生这个事实确是我的悲哀。

我说：“没有。”

齐高依卓撅起嘴巴又开始问我：“怎么会没有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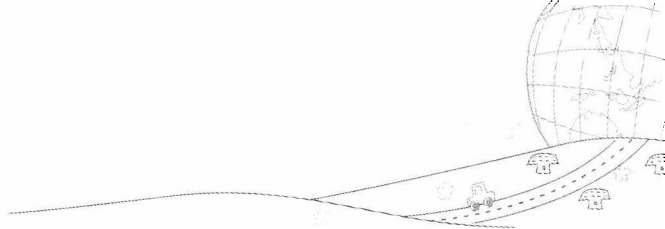
然后我就不再说话了。

PART.....2

我和齐高依卓同桌，最开始是因为 O 对一个好同桌可以改造我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一厢情愿做出的安排。学习优异纪律严明的齐高依卓成了他当时认为的最好人选。他把我们两个同时叫到办公室，当着我的面殷切要求齐高依卓在学习和纪律上管束我教育我，不辜负老师交给她改造一个顽童的艰巨任务。回忆起来，那时我在 O 的办公室里死活不同意。我为自己的成绩沦落到要靠一介女流拉一把的地步感到羞愧，男人的尊严就这样的支离破碎。而我的尊严支离破碎，O 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他也死活不同意我的不同意。最终把我和齐高依卓强行拼凑在了一起。

但 O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和齐高依卓同桌一个多月以后，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是变化并没有按着他的完美计划进行。所以他第二次把我和齐高依卓一起叫到办公室的时候神情相当哀怨。

接着他尽量很委婉地说：“你俩坐一起，说话是可以理解的。非要说很多话，声音就该小声点！声音又不想小，就该把周边外交关系搞融洽呀！周边外交关系搞不融洽就肯定会被我知道的呀！”



我心里归纳总结了○的意思：由于我和齐高依卓不顾及同学的感受，大声说话，所以被告发了。

这个结论让我产生一点疑问：我和齐高依卓在上课的时候几乎全程用纸笔交流。因为齐高依卓觉得这样可以留下证据，比如我随口许诺送她什么东西，帮她买几次早饭写在纸上就有据可依，不能随便赖账了。于是上课基本靠纸笔交流的我们又从何而来大声说话的说法？

这个结论又让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念理科班，雌性稀少。我是我们那一群中最幸运的雄性，分配到一个漂亮的雌性同桌，却完全不考虑其他还在因为跟同性同桌而伤心煎熬的雄性同胞们，公然公开地跟齐高依卓眉来眼去书信传情。被嫉妒甚至被告黑状都是可想而知理所应当的。

但我们疼爱齐高依卓的慈祥的○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非常人性化的一面。他给了我们三个选择：一、我调位置齐高依卓不调；二、齐高依卓调位置而我不调；三、我和齐高依卓同时调到最后一排最后一号的角落里埋着不影响任何人。

为了真挚的爱情，我们选择了第三条。

○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好小子，有你的。当初我派齐高依卓坐你旁边是为了让她帮助你学习的，没想到如今竟选择了跟你一起走上犯罪道路。”

我从○的语气中体会到了○这次错派卧底之后深深的惋惜情绪，所以我还是得帮齐高依卓正正身。事实上，齐高依卓是很听○的话的，企图把我变得规规矩矩。我以前逃的课比上的课多，现在虽然逃的课

和上的课一样多，但至少上课睡觉的成分少了。O曾经讽刺地对我说，他因为愧于面对我被吵醒后不更事的迷茫眼神，都不忍心直接到桌前拍醒我，连念书讲课都压低了3个分贝。后来我不睡觉了，O却说我不睡觉的时候眼睛依旧是痴呆状的，还不如埋着睡觉不影响他讲课的心情。从O这种变态挑剔的个性看来，教育工作者始终是很难伺候的。

齐高依卓从来不会在我睡觉的时候直接叫醒我，她只是用她100多万像素的彩屏手机将我睡觉的样子拍下来，然后用彩信传到我的手机上，供我醒后欣赏。

我不得不每每在这个时候都惊叹科技时代的到来，这些照片有时候清晰可见我流淌在桌上的口水，也终于让我见识到原来有人睡觉可以睡得这么难看。至于有多难看，我的回答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我坚决反对齐高依卓的侵权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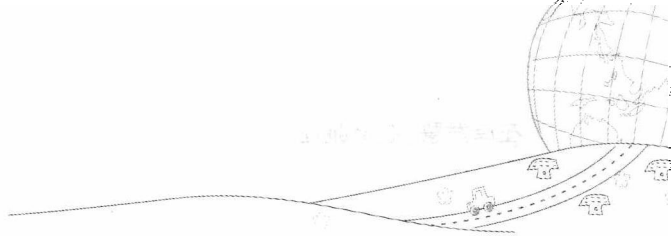
齐高依卓说：“即使我不拍，你的睡姿还是很难看，这叫客观存在。”

我于是就再也不上课睡觉了。

后来虽然不睡觉，但老师讲的课还是听不进去。

我给这现象的解释是对念书没有兴趣。我从不否认自己的智商。我可以花很短的时间学到很多东西，但也会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想学任何东西。我无法想象智慧又勤奋的自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

有一次齐高依卓用半个多小时解一道数学题，但答案始终不靠谱。于是她开始抱怨都是在一边看漫画的我笑得太张狂而影响了她的思路。于是我被迫无奈地担下帮她解题的重任。当我靠上课模糊听到



的几个不知道对错的公式算出一个答案之后，齐高依卓立刻拉着我的手崇拜地说：“你肯定能拿诺贝尔数学奖！”

我很无言地抽出我的手对她说：“诺贝尔没有数学奖。”

PART.....3

曾有一段时间齐高依卓对人是否有前世后世这件事充满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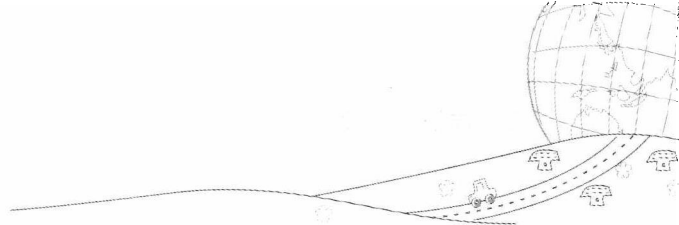
她总是有事没事就问我下辈子想当什么。我说我想当人，她就狠狠地骂我庸俗。她说她下辈子想当戒指，然后满目憧憬地说：“这样就可以一直守护着一份永远不变的爱情。”

我很不忍心打击她，却还是忍不住开口说：“万一下辈子你一不小心变成了戴在无名指上的离婚戒指怎么办？”

她就愤恨地瞪着我，好像恨不得让我把这句破坏浪漫气氛的话吞回去。

但我继续不知死活地说：“而且，戒指有灵魂吗？会有前世后世吗？只要不刻意破坏它，一枚戒指应该可以存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几……”

我还没说完，齐高依卓就一声怒吼：“你根本不知道！有灵魂的戒指跟没有灵魂的普通戒指是不一样的！有灵魂的戒指比没有灵魂的戒指更闪亮，金光闪闪更有生命力，有灵魂的戒指不会磨损且永远焕然一新！你没有仔细观察过，所以你不知道！”



我被她突然的大吼吓了一跳，只好收声说：“嗯，我现在知道了。”

齐高依卓的智商让我相当绝望，我又从另一个角度看见教育界的悲哀。我实在无法想象她的成绩是怎么远远处在我之上的。

齐高依卓有的时候偶尔会做一些丧失理性的事情，但都做得恰到好处甚至让我更喜欢她。

有一次下大雨，齐高依卓下课就往外冲，光着脚丫在雨里和她的朋友打起了水仗。后来齐高依卓进屋后，邻班的几个胖妞居然也冲进雨里开始进行东施效颦，而观赏性较前一场大大地降低。我甚至怀疑她们冲进雨里的动机，就是要冲击一下我们的肠胃，让它们进行一系列的不规则运动。

上课的时候，我用掉了两包纸巾为齐高依卓擦脸和头发上的水。

她被水打湿的头发在灯光下显得很唯美，水滴在地上的声音似乎都可以被听见。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齐高依卓长得漂亮的缘故。我又突然想起邻班的那几个胖妞。假如她们这么近地坐在我旁边，头发也是湿漉漉的，水滴在地上不可能会听见声音，因为地面已经被腐蚀掉了。我的胃又一阵抽疼，我就没敢再假如下去，并开始庆幸跟前的是齐高依卓。

在学校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如果想毁掉一个人就让他当我们班的班主任。”

O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时候，大家都很绝望。

因为在我们当地的教育界也流传着一句话：“如果想毁掉一个班的话就让○担任那个班的班主任。”

○的长相与我对男老师根深蒂固的印象完全背道而驰。○整体看上去很圆。齐高依卓十分肯定地说，○的脸是被女孩子掐圆的。我不知道齐高依卓是怎么考证的，但她的坚定，让全校都接纳了这个观点。

○有一对眯眯眼，似乎是因为额头的肉长得太多对眼皮产生了额外的压迫作用。齐高依卓又十分肯定地说，○的眼睛是看女孩子看眯的。我还是不知道齐高依卓是怎么考证的，但她的坚定，又让全校都接纳了这个观点。

○说他的学生时代，总是因为自己的眯眯眼蒙受不白之冤。他的老师总在他上课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冲他大丢粉笔头。其理由是：坐着都能睡觉的学生真是到了一种境界。

○这时就会先坚定地说：“我没有在睡觉！”

接着老师也坚定地反问：“真的没有吗？”

于是这样反问十几个来回，○居然也不肯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在睡觉了。

从此○立志当老师，要成为一名尊重学生天性的好老师。

所谓尊重学生天性，就比如：他绝对不会说眼睛小的学生在睡觉！而这样也就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上课爱睡觉的学生在他面前总眯着眼睛走路。

其实○除了喜欢抢男生的零食，巴结女生，然后在男女生事务上呈现明显的不平等之外，就没什么太大缺点了。甚至可以算得上是



个和蔼可亲善解人意的好老师。

在另一个层次上，如果没有 O，我也就不会有属于我的齐高依卓。
所以有时候老师才是掌握爱情的重要因素。

PART.....4

高二分科后第一天。

寝室的仁兄们都很兴奋。睡不着，就叼着烟坐成一圈开始胡说八道。

开始因为彼此生疏，说的话题都还是很规范。但渐渐熟络以后，话题就开始偏离纯洁的轨迹变得不太正常起来。

突然有人想对他的第一次进行一次深情并茂的详细描述。刚有些许昏昏欲睡的大家立马活泛起来，竖起耳朵精神抖擞地准备听激情内容。

结果他羞涩地说：“我第一次跟她牵手……”

大家听见“牵手”两个字就萎靡了，集体制止他的纯情泛滥。

我分辨不出我是什么时候跟齐高依卓第一次牵手的。

因为在我们还没有确立恋爱关系的时候她就总碰我的手，而且非常不忌讳长时间地碰。

但我当然记得我们第一次接吻的情形。因为她再不忌讳也不可能



经常长时间地亲我。

那是一个晚自习，一向懒于学习的我和一向用功念书的齐高依卓居然达成翘课赏月的共识。于是我们爬进操场，围着足球场转了一圈又一圈。学校的土渣跑道很硌脚，但我们一点没觉得累。

齐高依卓突然转过头对我说：“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我有点茫然地看着她。

她顿时很诡异地小声说：“你没发现其实今天根本没月亮么？”

我心里琢磨：这样一个没有月光也没有灯光的夜晚似乎应该发生点什么才会有意义。

齐高依卓看我半天不说话，又说：“咱们说点什么吧！”

我心里又琢磨：一男一女在深夜里话题多不多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行为上的内容一定要相当丰富。

我就扭头看着齐高依卓说：“我们来做一些特别有感觉的事。”

齐高依卓茫然不解地望着我，用脑袋划了两个弧以表她非常不解。

我就牵起她的手说：“这是牵手的感觉。”

她马上顿悟了，用手狠狠地在我的右手胳膊上拧了两下。

然后笑得灿烂地说：“这是被掐的感觉。”

我把齐高依卓轻轻地抱进怀里，然后自认为无限诗意地说：“这是拥抱的感觉。”

齐高依卓的头刚好与我的肩膀齐高。我话音刚落，她就往我肩膀

上咬了一大口，完后说：“这是被人咬的感觉。”

我很不满地把她从怀里推出去说：“不玩了，感觉全没了。”

齐高依卓又重新黏上来要求继续下去，说：“要怎样才能有感觉吗？”

我便将我的嘴巴贴在了齐高依卓的嘴上。我们的初吻就这样没掉了。

至于接吻的感觉，老实说，忘记了。因为当时被齐高依卓咬伤的肩膀太疼，把脑神经的注意力完全吸引。

无论如何这是个应该还算美好的回忆。但有些事情之所以容易被想起，并不只在于本身的美好，也可能是由于接下来所发生的相关事件。

因为脑细胞一直处于激情还没有退去的高亢状态，我旁若无人地大摇大摆地爬上操场高高的围栏，再大摇大摆地跳下来，就大摇大摆地屁股着地摔在了X面前。X比O还胖，像堵墙一样遮住了光，刹那间让世界坠入了黑暗。

他张开乌口便问：“一个人？”

我刚刚茫然地点了点头，齐高依卓就瞬间从栏杆上摔了下来，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体现了我回答的错误性。

X阴森地问：“怎么办呢？”

可能是因为刚刚接吻依旧还不太清醒的缘故，我脑海里闪过一丝